

从眉州到徐州

——浅谈苏轼成长中入仕为民、兄弟情谊、诗文风格等方面的不忘初心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刘宇飞

摘要:眉州是苏轼人生的起点,在这里他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从政理念、亲情观念和文学创作风格。徐州是苏轼一生中最重要的节点之一,他在这里展现出了成熟的独立政治思考和爱民情怀,对兄弟情谊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和表达,诗文风格多样,逐步成熟。始终有一条线连接着两地,那就是苏轼从少年到中年关于入仕为民、兄弟情谊、诗文风格等方面的不忘初心。

关键词:眉州 徐州 入仕为民 兄弟情谊 诗文风格

眉州即今天的四川省眉山市,“三苏”——苏洵、苏轼和苏辙,都是生于斯,长于斯,陆游在《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一诗中,将此地称为“千载诗书城”。^①苏轼在眉州度过了自己完整的青少年时期,直到嘉祐元年(1056),20岁的他随父亲出川参加科举考试。史书中记载了许多苏轼在眉州成长的故事和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整合这些史料我们能够再现青少年时期的苏轼形象,并可以从中看到他最初的从政理念、亲情观念和诗文风格。

徐州是苏轼一生中最重要的节点之一,他在此地为官虽然只有短短两载,但却留下了勤政为民的美名和丰富的文学作品。苏轼在徐州时已是不惑之年,中年的他在为政施策上有了自己独特见解,在面对不同政见的时候,他选择坚守自己的观点,并将这一理念带入到地方上的治理中。苏轼和苏辙出川为官之后聚少离多,二人在徐州的相聚十分难得,从流传下的故事和诗文中,我们不难品读出他们兄弟二人间深厚的情谊。苏轼在徐州留下了诗词文赋300余篇,这一时期的特殊经历和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让他的诗文风格愈发成熟,并开辟了更多样的创作领域。^②

苏轼在眉州出生、成长、立志,怀揣着理想抱负离开;在徐州治水、安民、交游,暂时远离朝堂的政治斗争。本文尝试将苏轼在两地的从政思考、亲情观念、诗文风格进行比较,探究他在成长中不忘初心的脉络。

一、入仕为民——人生如寄何不乐

苏轼自小就有乐观开阔的思维方式和安民济世的人生目标,这些与他的家庭教育、学习经历等息息相关,并在其文章中展露无疑。徐州的苏轼已经成为了文人中的乐天派和勤政务实的好官员。从少年到中年,他的旷达和为民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和改变,并且前后相承,他一直都在践行自己最初的人生理念。

(一)少年立志

苏轼少年时“奋力有当世志”与母亲程夫人的言传身教是密不可分的,以至于他几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并将这些故事著录在自己的文集中。^③程夫人的教育对苏轼的影响是初步、渐进、启发式的,苏轼在接受以后学以致用,并加以拓展升华,最终形成自己的处事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些生活中、书本上的故事响了苏轼的一生,是他后来安身、立命、济天下哲学的源头,从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苏轼积极豁达、勤政为民的价值观念是如何一步步塑造的。

程夫人是一位知识、能力、格局俱佳的妻子和母亲。苏洵二十七岁开始发奋读书,程夫人便以家中生计为自任,选择经商来支持丈夫专心学问。在其操持下,几年后苏家成为富裕之家,这为苏轼以后的学习成长奠定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一月,苏洵次子苏轼出生于眉山县纱縠行,即今天的三苏故旧——眉山三苏祠博物馆。^④苏轼幼年时,父亲苏洵经常外出游学,参加科考等,不在家中的时间较长,因此他的启蒙教育大多是在母亲程夫人的指导下进行的,程夫人在苏轼幼年时的教育问题上也十分用心,留传下了许多“程夫人教子”的故事。

《记先夫人不发宿藏》,文章讲述程苏家女仆在劳作的时候“足陷于地”,偶然在地下发现了盖有乌木板的瓮,面对唾手可得的意外之财,程夫人知晓后却丝毫未想过要去打开,而是“命以土塞之”的故事。^⑤苏轼任凤翔签判时,在居住地的柳树下发现一个突然凸起的土堆,他怀疑是古人埋藏丹药的地方,想要去将其发掘出来,但是在妻子的提醒下,他选择了和母亲一样的处事方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相似的事情,相似的处理,由此看来程夫人处理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的方式,一直影响着苏轼。苏轼将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的范围扩大,升华到人生哲学的高度,他在《前赤壁赋》中写到“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苏轼对待生活中意外事、物的坦然态度,是进一步促使他养成豁达乐观人生观的重要原因。

《记先夫人不残鸟雀》,文中生动描绘了程夫人爱护身边草木动物,并要求家中众人不得去捕捉鸟雀的故事。于是,苏家中鸟雀们就在触手可及,低头能见的低枝上做巢,其中稀有的“桐花凤”甚至丝毫不惧怕人靠近、打扰,街坊邻里看到了皆是啧啧称奇。苏轼在文中还仔细分析了鸟雀为何不怕人的原因,认为是家人不相加害,并且十分有诚信的持之以恒。他还将“人与鸟雀”和“苛政与百姓”两种关系进行了类比,认为治国施政也应该仁以待民,且不能朝令夕改,在文末以事喻政地说出“苛政猛于虎,信哉!”^⑥

苏轼十岁时,程夫人为他讲读东汉《范滂传》。范滂刚直不阿、一心为民,整治腐败吏治却被诬陷追捕,最后为不连累身边人,年仅三十三岁的他选择了从容赴死。在最后别离时,范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⑦程夫人讲罢“慨然太息”,十分感慨范滂的遭遇。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⑧从中不难看出年幼的苏轼在母亲的教导下,在学习古代先贤事迹的过程中,已经逐步建立起正直敢言、立志为民的理念和胸怀。

(二)恪守本心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赴任徐州,直到元丰二年(1079)三月离开,他在此地主政近两年的时间。苏轼面对愈演愈烈的争斗并没有选择退缩,一方面他没有被朝堂的政治斗争所困扰,选择坚守自己的本心,豁达面对,直言敢谏;另一方面他身体力行去做了许多切实关乎百姓利益的事,并且成绩斐然,许多佳话流传至今。苏轼在徐州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和为政处事,可以看做是他豁达人生态度和勤政为民理念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

徐州时期是苏轼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阶段,他暂时还没有被拉进北宋朝堂政治斗争最中心的漩涡,但是“乌台诗案”的风暴已经离他近在咫尺,一些风雨欲来的前奏也已经显现出来。他先后上有基于徐州治理的奏折《上皇帝书》《乞医疗病囚状》等;^⑨此外他还极力言朝堂事,写有《上韩枢密书》《代张方平谏用兵书》等。^⑩苏轼在这些文章中有直言朝廷用兵之事不妥,对主政大臣提出意见,其中甚至不乏尖锐的观点。此时苏轼的处境已经十分的微妙了,现实中两难选择已经摆在他面前,对当时的新法不满,又不能不执行新法;反对新法必然面临严重的政治后果,但“默而不发”、不表达自己的政见又“非忠臣之义”。^⑪苏轼完全可以选择独善其身,不去关注千里之外的朝堂争斗,但最终他仍然不顾自身处境与前途,选择固守本心去发出自己最真实的声音。

苏轼在徐州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为当地百姓做的一系列事情。1、抗洪。苏轼到任不久便遇到了这次规模空前的大洪水,“水高于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东南隅不沉者三版。”“彭

门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余日不退,吏民疲于守御。”¹²在抗洪过程中他身先士卒战斗在第一线,几过家门而不入,与抗洪的百姓同吃住,经过他的指挥调度和全城军民百姓的连月战斗,使得徐州城免受了洪峰侵袭。治理洪水过程中,他主持整修长堤、加固城墙,事后修建“黄楼”,徐州此后几百年都未再受洪水困扰,黄楼也屹立至今,成为徐州著名的标志性建筑。2、求雨。洪水刚退,旱灾又至。苏轼写下了饱含真情的《徐州祈雨青词》,“田庐漂荡,父子流离。饥寒顿仆于沟坑,盗贼充盈于犴狱。人穷计迫,理极词危。望二麦之一登,救饥民于垂死。而天未悔祸,岁仍大荒。”“小民无知,大命近止。愿下雷霆之诏,分敕山川之神。朝隳寸云,暮洽千里。使岁得中熟,则民犹小康。”¹³此外,他还亲至田间地头视察灾情,组织调动百姓修筑工程设施积极抗旱,留下了许多至情至真,反映农村田园的诗篇。3、发现石炭。徐州是北宋传统冶铁地区,周围的树木早已过度砍伐,加之洪涝旱灾,徐州百姓的生活用柴和冶铁用碳日益艰难。苏轼在《石炭》诗引中记载到,“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¹⁴他发现的石炭一方面解决了百姓的日常需用,让其免受冬日严寒侵袭;另一方面运用石炭冶铁,“冶铁作兵,犀利胜常”锻造出更加出色的兵器,为军备也提供一大助力。

二、兄弟情谊——误喜对床寻旧约

苏轼与苏辙自小一起成长,深厚的兄弟情谊贯穿了他们的一生。少年时期的苏氏兄弟在眉州一起求学、交游、参加科考,朝夕间的相处让二人的感情慢慢升华。分别七年,他们在徐州重逢,期间多次联袂出游,并写下许多唱和诗文,二人在百日相聚中无时不流露出至真至纯的兄弟之情。

(一)相伴成长

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二月,苏辙出生于眉州,只比兄长小两岁,他们在眉州的成长环境、家庭教育、求学经历等都十分的相似。在二人流传下来的文集中,记载了许多关于他们成长中的点滴。苏氏兄弟在少年时期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深厚的兄弟之情也是在这过程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这些事大致可以分:求学访贤、佳文频出和生活小记。

求学访贤。兄弟二人一起接受母亲的家庭教育,一起从学张易简、刘巨、史清卿等老师,“予幼居乡间,从子瞻读书天庆观”¹⁵嘉祐元年(1056),苏洵便携二子前往京师参加科考,途经成都拜访张方平,并请求他向朝堂中人引荐苏轼兄弟。张方平便尝试用制科方式来考察苏氏兄弟,结果二人的表现都十分优秀,得到了张方平的盛赞。父子三人到雅州拜访了雷简夫,雷简夫也极力向文坛众人推荐苏氏父子,三人还未至京城便已文名远扬了。

佳文频出。苏氏兄弟在家中读书的地方名为“南轩”,苏洵后将其名改为“来凤”,苏辙作有《南轩记》,多年以后苏轼也作有《梦南轩》;¹⁶苏轼送给弟弟一个奇特的缸砚,“因为酒缸为砚,极美,蜀人往往得之,以为异物。”¹⁷苏辙得到后十分珍惜,作有《缸砚赋》,父亲苏洵对苏辙作的这篇文章也十分称赞;苏轼二十岁时学业已成,作《正统论》。苏洵让仍旧求学的苏辙以苏轼为师,“辙少而无师,子瞻既冠而学成,先君命辙师焉”¹⁸让苏辙在兄长的指导下继续专研学问,期盼他也早日学有所成。

生活小记。苏轼的文集中记载有一段苏氏兄弟和两个好朋友下雨时,在学舍中一起联句的小故事,“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杨即云:‘夏雨凄凉似秋’余云:‘有客高吟拥鼻,子由云:‘无人共吃馒头’坐皆绝倒’。”¹⁹从中可以看出兄弟二人不仅诗才出众,都有幽默风趣的一面,还十分的有默契;他们二人在眉山时经常在礼泉山、石佛山、尔家山来往游玩,并留有许多诗文记载,《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二首》和《子瞻凤翔八观·东湖》等;还曾一起去成都大慈寺极乐院,观赏了卢楞伽笔迹留下题名。

(二) 深情厚谊

苏辙在《逍遥堂会宿并引》中写到“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之间,相从来徐留百余日。”²⁰苏氏兄弟入仕为官后,时常天各一方不能相聚,但距离并未能阻隔二人的情感交流,弥足珍贵的相处时光让他们的兄弟情谊变的更加深厚。

在徐州的百日,他们和在眉州一样,一起吟诗作赋,游山访贤,暂时远离朝堂的纷争和俗世的喧嚣。“熙宁十年,蜀人苏轼为彭城守,弟辙实从入庙,观石而为之铭”“维汉之兴,三代无有。提剑一呼,豪杰奔走。厥初自试,山石为剖。”²¹他们去汉高祖庙拜祭、观试剑石,作诗回顾汉高祖一生;他们泛舟汴泗,作诗写赋,享受入仕后难得的悠闲时光,“绿水雨新涨,扁舟意自如”;在逍遥堂会宿,“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七年的分离,苏氏兄弟终于再次相聚,他们在徐州彻夜长谈,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想要将这几年的兄弟相思一一倾诉,百余日的短暂相处让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幼年相伴成长的时光;去年中秋苏轼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诉说了与弟子由七年未见之苦。这一年的中秋,兄弟二人终于聚首,共同观月,苏辙赋《水调歌头》“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抒发了相聚的欢快,但又将要分别的离愁。

苏辙接到南京留守签判的任命,十六日随即离开徐州,前往任地。刚离开徐州,苏辙便作《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他在诗中从多个角度讲述了他与兄长的深情厚谊。其中,有别离时的不舍,“扁舟久不解,畏此行路难”;回顾了幼年相伴读书、成长的时光,“念昔各年少,松筠閤南轩。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记述兄弟二人怀揣抱负,奋厉当世志,“文章风云起,胸胆渤澥宽。不知身安危,俯仰道所存”;还有对当前朝堂政策的不满,“岂意十年内,日夜增涛澜。生民竟憔悴,游宦岂复安”。²²苏轼随后在《初别子由》中称赞苏辙,“好学老益坚,表里渐融明。”将兄弟间的情谊定义为“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这种亦兄弟亦贤友的关系让他们在亲情、文学、政治等更多的领域走的更近,也交流的更深。²³

三、诗文风格——苏子作诗如见画

苏轼的诗文风格多样,或清丽婉转、或豪迈雄壮、或淳朴自然,他不同时期的作品风格或许不一,但内在的渐变脉络依旧有迹可循。眉州是苏轼诗文创作的发源,从流传下的诗文中能够找到他创作中的许多片段和对人生最初的思考。徐州则是其文风多样,走向成熟的地方,他在两地创作出的作品有着深深的内在呼应。

(一) 诗文发端

苏轼七岁入小学,师从刘巨等人。刘巨赋鹭鸶诗,末云“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坡云“何若‘雪片落蒹葭’乎”,刘巨连连称“吾非若师也。”²⁴九岁时,苏洵命他作《夏侯太初论》,其中有“人能有碎千斤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等句。²⁵从这些句子可以看到此时苏轼诗文天赋渐渐显露出来,写出的句子已经富有想象力、美感和一定的哲思。

苏轼约在十二岁前后作《却鼠刀铭》。²⁶苏轼磨刀前,鼠:“侵堂及室”“跳床撼幕”“掀杯舐缶,去不遗粒”,猫:“猫见不噬,又乳于家”;磨刀后,鼠:“炊未及热,肃然无踪”,猫:“昼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顾。须摇乎穴,走赴如雾。”²⁷文中用轻快的笔法,将鼠、猫在磨刀前后的不同表现描写的十分生动形象。“匣而不用,无有爪牙。彼孰为畏?相率以逃”“不言而喻,是亦何劳”文末再用自问自答这种巧妙的方式来提升文章主题。此时苏轼行文已十分流畅,画面描写鲜活,他善于捕捉细节,将生活中不起眼的点滴用笔勾勒出来,加以自己的思考,升华文章。

十九岁,苏轼学通经史,作《正统论》三篇。这三篇文章是苏轼早期文论的集大成,也是其正统

观思辨的集中体现。他认为“而不以实伤名,而名卒不能伤实,名轻而实重;不以实伤名,故天下不争;名轻而实重,故天下趋于实。”²⁸他在文中将名实论与正统论紧密的结合在,开拓了正统论辩证的新方式,他的“名实观”丰富了正统论的内涵和理论依据,起到了同时代其他正统论没有的重要作用。²⁹“轻名重实”的观点对苏轼影响深远,此后几十年北宋朝堂上“变法”和“守旧”交替上演,苏轼都未彻底加入任何一方,他始终不受政见、个人偏好左右,坚持“重实”,选择实实在在的为国为民之策。

(二)文风沉淀

苏轼在徐州留下了200余首诗词,这些作品大致反映了他在这一时期的生活面貌、创作风格和文学成就。这些诗词继承了前一时期的豪放风格,并且更加成熟凝练直抒胸臆;内容上更加多元,日常生活、农事、交游、送别、题画等无所不包;诗词中传达了更多他对农事民生的关注,以及仕宦人生的思考,特别是其农村田园题材诗词中饱含了惜农爱民的情感,以及对当时政策的不满愤懑,这与苏轼少年立志为民,轻名重实的态度息息相关。

关于苏轼徐州诗词的研究颇多,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苏轼在徐期间诗词创作发生的改变、创新和走向成熟。朱孝文在《赖有江山慰诗才》中通过分析苏轼的徐州诗作,讲述了苏轼实干、爱民的一面,以及诗中勾勒出的宋代徐州历史画卷。³⁰邱俊鹏在《苏轼徐州诗作探析》中认为苏轼诗的独特艺术风格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其中的豪放风格在知徐州时期达到顶峰;苏轼的题画诗在章法结构、艺术构思和形象描绘上都达到了一个新前所未有的高度。³¹苗潇潇在《论苏轼徐州时期的诗词创作》中对苏轼徐州诗词进行整体研究,提出苏轼在豪放、清雄、清新和题画四个方面的改变和创新,认为苏轼在徐州创作的大量诗词有一定的特色和价值,达到他思想和艺术并举的高峰时期。³²王文龙在《略论苏轼的徐州词》中提到苏轼在徐州词创作上的“诗化”现象,以及创作题材上的拓展和创新,尤其是其中的农村词。³³李世忠在《苏轼徐州作〈浣溪沙〉五首》《酒困路长意,踉蹌向谁攄——重读苏轼徐州作〈浣溪沙〉词》两篇文章中,着重讨论了苏轼描写田园农村方面的词作。肯定了这些词的开境之功,分析词背后反映的政治斗争以及苏轼对新法政策的不满和表现出的爱民情怀。³⁴³⁵

四、结 论

眉州的苏轼仿佛一颗正在茁壮成长的幼苗,汲取着当地文化泥土中的养分,逐步树立起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报国为民的人文情怀;苏氏兄弟自幼相伴成长,一起求学、游玩,兄弟间的默契、情谊都在慢慢的滋长;他在不多的早期作品中展露出了细致的观察力、凝练的文笔、贴近生活的文风和超乎寻常的文学天赋。徐州的苏轼已经是在多方面开花、结果的大树了,他将为民的理想与情怀化作抗洪第一线的身先士卒、实地组织抗旱和饱含真情的祈雨,寻找解决百姓燃眉之急的煤炭,他心系百姓、善政的美名在当地流传至今;百日相聚时间虽短,但兄弟二人多次相约出游,中年的他们有了更多关于文学、政治和人生的探讨,两首《水调歌头》和别离时的和诗是他们深情厚谊最好的注解;他豪放的风格逐步大成,别具一格的题画诗也让人眼前一亮,他还深入田间地头细腻入微地观察百姓日常,写出了贴近现实,反映民间生活情景,表达自己不满朝堂政策的农村田园诗。

从眉州到徐州苏轼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在两地真实的生活面貌,并将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鲜活地呈现了出来。通过解读经典,苏轼在眉、徐两个时期为民情怀、兄弟情谊、多样文风上不变的脉络逐渐清晰起来,正是这份不忘初心的坚守,赋予了苏轼诗文和故事更丰富的精神内涵,使得其在千年后仍然被探讨解读,久久传唱。

注释:

- ① 陆游《剑南诗稿》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68页。
- ② 邓心强《近年来“苏轼在徐州”研究述评》,《船山学刊》2012年,第4期,第179页。
- ③ 孔凡礼《三苏年谱》卷三,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 ④ 《三苏年谱》,第1册,第41页。
- ⑤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文集校注》卷七三,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457页。
- ⑥ 《苏轼文集校注》卷七三,第8458页。
- ⑦ 范曄著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范滂传》,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年版,第2203页、第2207页。
- ⑧ 脱脱《宋史》,《苏轼传》列传九十七,中华书局出版社1977年版,第10801页。
- ⑨ 《苏轼文集校注》卷二六,第2976—2977页。
- ⑩ 《苏轼文集校注》卷三七,第3660页。
- 11 喻世华《论苏轼在徐州的从政情怀——主要从表、奏、书、启展开分析》,《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第1—7页。
- 12 《苏轼文集校注》卷一一,《奖谕敕记》第1204页。
- 13 《苏轼文集校注》卷六二,第6831页。
- 14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诗集校注》卷一七,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6页。
- 15 苏辙撰,胡先西译注《龙川略志译注》,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 16 《三苏年谱》,第1册,第99页。
- 17 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卷十七,《缸砚赋·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11页。
- 18 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栾城后集》卷二十一,《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11页。
- 19 《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八,第7676页。
- 20 《栾城集》卷六,第158页。
- 21 《栾城集》卷十八,第430页。
- 22 《栾城集》卷六,第160页。
- 23 《苏轼诗集校注》卷一五,第1563页。
- 24 丁传靖《宋人軼事汇编》卷九,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版,第589—591页。
- 25 《三苏年谱》卷三,第76页。
- 26 《三苏年谱》卷四,第108页。
- 27 《苏轼文集校注》卷十九,第2053页。
- 28 《苏轼文集校注》卷四,第402页。
- 29 李哲《苏轼正统论中的名实观》,《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第67—69页。
- 30 朱孝文《赖有江山慰诗才》,《彭城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第56—61页。
- 1 邱俊鹏《苏轼徐州诗作探析》,《天府新论》,2000年第4期,第74—78页。
- 32 苗潇潇《论苏轼徐州时期的诗词创作》,《现代语文》,第37页。
- 33 王文龙《略论苏轼的徐州词》,《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7页。
- 34 李世忠《苏轼徐州作〈浣溪沙〉五首》,《宁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129—132页。
- 35 李世忠《酒困路长意,踉蹌向谁搃——重读苏轼徐州作〈浣溪沙〉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91—93页。

作者简介:刘宇飞,三苏祠博物馆助理馆员;邮箱:512193536@qq.com;电话:15982354313